通志堂經解

日仁12
141
317

12
門
清
卷

春秋集傳卷第四

新安東山趙汸輯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孰弒子般慶父也穀梁傳曰親非父也尊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齊人救邢

書救邢據外救不悉書予伯者以救中國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齊地

公始受盟于伯主也凡受盟伯主恒稱及避外辭也據特相盟外爲志日會落姑齊地也左氏傳曰請復季友也慶父殺子般季友避之於陳齊人既立其所出乃使魯人以其意請復季友閔公親至齊地受盟而後使召諸陳以慶父在也

季子來歸

大夫出入非罪不書則其曰季子何稱季子所以別有罪也以是爲宜歸也大夫公子反國非有罪書者三據許叔蔡季春秋皆變文以書之以其有關於宗社之存亡也公羊傳曰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陳氏傳曰閔公立尚幼盟齊侯于落姑請復季友未知孰爲之也國人之欲歸季子以已亂也而季子雖歸慶父夫人亂未已俄而殺閔公於是以僖公適邾則國人何賢乎季子微季子則慶父之篡成而莊公之統不絕者季子在也是故奔陳不書如邾不書全季子也

冬齊仲孫來

來未有無辭者此其言來何大夫以事來言其事來從史文也齊人既立閔公復季子而慶父夫人之志未可知也於是仲孫以省難事不得書但言來而已仲孫體也仲孫何以不稱使閔公幼

不以賓禮接也不名無所屈也吳先生曰蓋魯人以兩臣相見而不以見君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者三年大祭之名也禮不王不禘諸侯三年喪畢致新死者於祖廟合羣廟之主而祭之謂之祫東遷諸侯僭天子禮樂魯人以禘禮祀周公其後遂僭用於羣公於是以禘代祫故三年大祭不曰祫而曰禘也吉者未三年也其言于莊公何莊公喪未闋用禘祭之備物盛樂就其主而祭之也郊特牲云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繫玉磬朱干設

錫鸞而舞大武諸侯之僭禮也晉人亦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當時諸侯僭天子以禘爲喪畢大祭不唯魯也故曰禘東遷諸侯之僭禮也黃先生曰以魯頌白牡騂剛推之則記禮者言成王賜魯天子禮樂使祀周公過矣禘者殷諸侯之盛祭周公定爲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祫代之成王蓋命魯以殷諸侯盛祭祀周公故牲用白牡白牡殷牲也魯公以下牲用騂剛雖合食而禮秩異於周公可見矣其禘於羣公則又後來之僭也公羊傳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譏始不三年也高抑崇曰魯人之喪莊公也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而麻

不入則當時未終喪皆吉服矣然則凡三年必以
禘何以不悉書既以禘代祫爲常祀則史不勝書
唯於非禮之中記其又非禮者以詳事變而僭竊
之罪因可見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羊傳曰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耳弒也孰
弒之慶父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不日與弒也同文姜於是季友以僖公適邾懼其見討
故與慶父俱出奔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不日與弒也大夫奔非罪不書通乎內外苟其罪
有關於一國之大故則不可以無辭也故內大夫
奔曰有關於一國之大故則不日外大夫奔不月
有關於一國之大故則月凡日爲恒則不日爲變
不月爲輕則月爲重也慶父罪重於叔牙其不書
刺何杜元凱曰慶父之罪雖重季友推親親之恩
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略其罪也公子牙實
殺而書其卒慶父亦殺則其不書卒何不以卿禮
成喪也

冬齊高子來盟

穀梁傳曰盟立僖公也夫人慶父既出季友乃以

僖公入主之其出入皆有請於齊故齊侯使高子來盟以定公位公羊傳曰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吳先生曰其時魯無君季友接之以二臣相見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此滅而曰入何也衛未絕也衛人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戍之故不言滅也然則賤績不言敗績衛侯死之不言君滅何也略言之也公羊傳曰爲桓公諱也春秋之初諸侯有能攘夷狄安中國之義書歸於伯自有伯而後書以攘夷狄安中國之義歸於伯者也則其略之何春秋有一國之故爲有天下之故而皆及伯者是諸侯無事守也是故書救邢不書邢潰書城緣陵不書淮夷於是書狄入衛不言君滅與桓公以存亡國之功而略其所不及以爲天下之故又有大爲舍桓公無復執其咎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略人之不及者所以勸其功也

鄭棄其師

此高克出奔陳衆潰而歸則書曰棄其師何民爲重也大夫出奔不書必有關於一國之故而後書古者人臣有去國之義苟無關於一國之故春秋奚治爲故特舉其重者言之莫重於棄其師也公

羊傳曰鄭棄其師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春秋集傳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傳卷第五

新安東山趙汸輯

僖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曹師從二傳聶北邢地）

先言次而後言救何為次言故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地）

自遷不書（據文十三年邾遷于繹成六年晉遷于新田之類）有遷之者而後書（莊元年齊遷紀郱鄑郚十年宋遷宿閔二年齊遷陽）非有遷之存亡者也狄伐邢邢遷于夷儀狄圍衛衛遷于

帝丘皆遠難也許遷者四偪於鄭也蔡遷者一避楚仇也皆有關於存亡者也於是狄伐邢邢潰而後遷則其不言邢潰何略之也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則不待春秋而有議其非者矣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公存亡國以屬諸侯而以衛滅而後存衛邢潰而後存邢沒其功諸侯誰復以扶患為己任者春秋不以功掩過亦不以過掩功書曰狄伐邢齊人救邢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所以全伯者之功也狄伐邢邢潰斯一國之事守不以累桓公可也邢衛皆月以別於許之請遷于

楚者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蒙上事月也以楚丘著例決之其月何據八城皆不月以伯可言諸侯師

者存亡國也春秋一役再有事者前目而後凡此向之師也則其再序三國何唯師以國序也本孔氏故文不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穀梁傳曰夫人薨不地地故也公羊傳曰夷齊地也桓公召而縊殺之劉侍讀曰哀姜與平亂殺二子幾亡國齊桓公討而誅之此伯者所以行乎諸侯之義也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

楚人伐鄭

荊始改號曰楚自是有事於諸侯皆稱人其稱人何以楚僭王猾夏方中國有伯能聲其罪則其伐皆人之不使與中國君將稱君者同文所以謹華夷之辭也必中國無伯而後稱君大夫著其疆也雖著其疆然春秋書楚事無一不致其嚴也與待中國諸侯伯主君將稱君不同但其辭旨精微學者有弗察爾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音頼

左氏傳曰謀救鄭也公會伯主恒不月此其書月何謀救鄭而不成救故月以異之凡盟主之會不

月雖公若王卿士會之不月必有功而後月

九月公敗邾師于偪

不日略其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酈音離

大夫敗日殊之於公也獲者生得也公羊傳曰莒拏者莒大夫也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卻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此奚斯之聲也吾不得入矣於是杭輴經

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于魯
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莒無大夫莒拏何以
書高抑崇曰凡小國大夫不名接我則名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不稱姜蒙上文也一事而再見者蒙上文魯人諱
殺哀姜春秋無文以見義故蒙上文不稱姜見此
致夫人之喪即齊人以歸者也孔穎達氏曰齊人
治哀姜之罪取而殺之則位絶於魯矣僖公外欲
固齊以居厚内存母子之義故請而葬之諱其殺
也劉侍讀曰夫人與於亂桓公正其罪而討之則
安可復配宗廟哉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則上之行乎下也義已矣故臣于可緣伯主之命
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絶魯私請今
齊以公義討之而魯以私意請之君子以爲非義
不可通於春秋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其月何據城不月以伯者存亡國也此衛邑也不繫之衛
有伯主之令也凡伯主之令以内辭書之李堯俞
曰號令主於天子則中國爲一所以正伯者之事
也故緣陵亦不繫杞然則孰城之内之微者也不
言諸侯城之離至不可得而序也穀梁傳曰其不
城衛何也衛未遷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虞曷爲序大國之上三公封國先庶拜也此號邑也何以不繫之虢古者王畿千里天子親制之裒內諸侯不與列國同也非國而言滅者重取天子之地故變其文也林少穎曰天子之地非諸侯所得取故云滅使若國然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左氏傳曰服江黃也張主一曰江黃近楚之國也惟宋與盟不煩諸侯也

冬十月不雨

一時不雨書時據莊公十一年踰時不雨書首月每時一書者告廟也穀梁傳曰不雨者勤雨也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徐人取舒

公羊傳曰其言取之何易也孫莘老曰取國不言滅不絕其祀也許翰氏曰舒楚與國徐人取之倚諸齊也

六月雨

穀梁傳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左氏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

左氏傳曰謀伐楚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不月略之也（例在桓十四）公羊傳曰涖盟者何往詣乎彼也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

公會伐恒不月此何以月以伐楚也（據定四年侵楚同不月）楚僭王猾夏天子不能治中國不能討也桓公糾合諸侯二十餘年乃克有事于楚中國夷狄之大分由是而正故月以謹之陳氏傅曰春秋舉重凡師再有事不悉書苟悉書也則以遂言之兵事言遂必天下之大故自入春秋楚浸強矣而不見於經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聖人懼焉而諸侯之交兵非以定篡弑則脩怨而已矣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夷夏之分於是伐楚言志不在蔡也

次于陘 陘音刑 楚地

陳氏傳曰書次何用見桓之不戰而詘楚也

夏許男新臣卒

諸侯卒于外地在會曰會在師曰師此卒于師者其不言卒于師何併下文也春秋無費辭詳於下則略於上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召音邵

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以其來盟録之也不言使據表婁書齊侯使國佐來盟外之也春秋謹華夷之辯桓公方有討於楚楚雖服猶不得與中國兵交使其在閒者同文也來盟于師曰據表婁此何以不月中國與夷狄盟

恒不月據僖二十二年邢二十一年鹿上三十二年狄宣十一年辰陵公羊傳曰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楚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如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陳氏傳曰桓公合九國之衆以討楚兵未有盛於此者也雖楚強足以一戰矣而臨楚不戰楚人爲之詘使其大夫即盟于師桓公不欲臨楚盟屈完退而盟召陵不以阻隘不以君容亂國容一動而三善得桓公不

齊人執陳轅濤塗

公羊傳曰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

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八月

爲下葬月也

公至自伐楚

致者曷爲或致伐或致會（據傳公會溫書至自圍許成公會公會侵楚皆至救鄭伐鄭襄公會伐鄭定公甘至自會）穀梁傳曰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至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此從主人之辭也桓會不致會伐何以致桓會不致安之也合諸侯之師以伐叛討貳乃中國安危之機君子之所慎也故雖桓公致之

葬許穆公

小國葬不月於是許男卒于師葬之以侯故月也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大夫會伐不月雖王臣會之不月（莊十四單伯）此何以月甚之也（據文三年會晉伐沈同不月）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楚既成而陳人以辟軍見討既執其大夫以二國伐之又以

七國之衆侵之桓爲已甚矣故月以異之以桓公失方伯之道也桓公召諸侯以侵蔡伐楚楚既成事當在蔡桓公委蔡以餌楚而後責於陳其伯圖所及天下諸侯有以量之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其曰晉侯殺之何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直稱君者非有司國人之所得與也禮公侯之罪不以犯有司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而況於世子母弟乎公羊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是之也高抑崇曰世子至親非其君自殺之則孰敢殺者是故斥言晉侯殺世子母弟不書例在莊公二十二年此何以書殺無罪也諸侯之義不得專殺而殺世子母弟有不書者以君父討子弟而當其罪無以議爲也於專殺之中又有甚焉莫甚於以讒殺其世子故書之舍晉獻公宋平公無殺世子者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

穀梁傳曰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高抑崇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也伯姬歸杞方十三年其子如之何而

勝朝之乎

夏公孫茲如牟

牟小國公孫茲曷如牟爲娶也娶則曷爲不言娶大夫自逆不得書也大夫以事行者言其事事不得書但言如重國史也大夫非君命不越竟請於君以行則書之重君命也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大夫皆得越竟以行其私而君命褻矣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衛地

曰及以會何桓不上會也 據襄十年諸侯會吳先書會晉侯桓曷爲不主是會桓公帥諸侯以會王世子而不自爲會也不自爲會者尊歸于一也尊歸于一禮之常也程子曰王世子王之二也不與諸侯列世子出而諸侯會之故其辭異何休氏曰不可以諸侯會王世子爲文故殊之使若諸侯爲世子所會也陳氏傅曰定世子也於是子帶有寵於惠后世子危不得立桓公率天下諸侯以會之世子危不得立而爲會以定之禮之變也蘇子由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率諸侯以定世子爲義也然而諸侯不以王命而會世子世子不以父命而會諸侯衰世之事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穀梁傳曰無中事而復舉諸侯（諸侯馬陵柯陵于戲亳城北平丘無中事不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而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之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陳氏傅曰會而後盟間有異事書諸侯盟于某非間有異事也亦書諸侯盟于某則有不盟者也此其言諸侯則王世子不與盟也是故會有周人盟無周人書會于某某日諸侯盟則齊桓之孫也會有周人盟有周人書會于某但曰某日盟則晉厲之伉也（事在成十七年柯陵）

鄭伯逃歸不盟

陳氏傅曰國君而曰逃賤之也以其背夏盟也胡侍講曰逃者匹夫之事也其書逃歸不盟深賤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故逃歸不盟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高抑

崇曰齊之服楚圖之非一日也纔踰年惠王已導鄭伯判之故中國之不競非獨諸侯之罪王室亦有以啓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陳氏傅曰楚常有大夫屈完此穀於菟也則其稱人何楚大夫將恒稱人也左氏傳曰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春秋凡滅無不書虞已滅矣曷為不言滅諱滅也曷為於此焉諱之春秋諸侯有相滅者矣未有滅天子寰內之國者於是晉人滅虢又滅虞惡其滅寰內諸侯以偪天子故為王室諱之也此以歸之（據襄十六年晉人執苗子邾子以歸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其但言執之何諱不言滅則言執不言以歸也春秋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故滅虢不書書滅下陽不言取滅虞不書書執虞公不言以歸以不書為王室諱則變文以明晉罪也虞公何以不名上公故不名也林少穎曰聖人不忍周衰諸侯再取其地故不斥言滅而但云晉人執虞公見晉人執天子三公不道之甚也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鄭邑

伐國不書圍邑此其書圍邑何以桓公伐鄭討其叛夏盟而僅圍其邑也桓公盟諸侯于首止而鄭伯逃歸不盟以從楚楚人得以窺中國矣於是滅弦不能問伐鄭僅圍其邑志在詘鄭而憚遇楚師故圍邑不書於桓公特書之以桓之帖荆爲僅耳

秋楚人圍許

陳氏傅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楚君將恒稱人也諸侯遂救許

楚人圍許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也諸侯救許而楚還楚固畏齊之強也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杜元凱曰邾犂來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始得王命而來朝也何休氏曰齊桓公請天子進之於是以爵通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氏傅曰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公羊傳曰王人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何休氏曰王人衛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於上左氏傳曰盟于洮謀王室也杜元凱曰王人法不與諸侯盟此王室有難使之出盟也穀梁傳曰兵車之會也

鄭伯乞盟

鄭伯不言如會排陳表係先言如會則其曰乞盟何以桓公辭之會而後乞之也

秋秋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此哀姜也曷為不言氏以前書喪至書葬哀姜間無他夫人得略言之也致者致其主於廟也哀姜之喪八年矣於是始致之何也哀姜淫而與殺不可以列昭穆秩烝嘗故雖備禮以葬而不殯于廟不祔于姑也僖公謹於事齊故歷三禘卒致之左氏傳曰禘而致哀姜尚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一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孔頴達氏曰僖二年除閔喪公羊禘五年復禘今八年又

禘三年一禘常事不書諦而致夫人異於常禮故書之陳氏傳曰魯禘非禮也雖用之羣公之廟不書（據傳禘于寢公禘于僖公之類）有用之羣公之廟者矣但曰有事譏不在用禘也（事在昭十五年）必禘于夫廟致哀姜也而後書譏在用禘也凡禘恒日用禘以致不當祔之夫人故不日以異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官也周采地范氏曰天官冢宰兼爲三公者杜元凱曰天子三公不字胡侍講曰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陳氏傳曰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於洮王人同盟焉於是葵丘宰周公不敢同盟焉而率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穀梁傳曰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傳曰未適人何以卒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孔穎達氏曰禮姊妹在室期

出嫁大功未嫁其夫不爲服則兄弟不爲降諸侯絕旁期此將嫁於諸侯當服其本服爲之齊衰期故書其卒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齊地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以桓公之事莫盛於葵丘也桓公有事諸侯二十餘年矣其盟會之故非以求諸侯則以謀王室也至葵丘而中夏小康王室安之諸侯信之其規模方略於是甫定則莫盛於斯矣故桓盟不日而特日以別之以不日爲恒則日以見義也穀梁傳曰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孟子曰五伯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糴無有封而不告陸淳氏曰盟稱諸侯明宰周公之不與也

甲子晉侯佹諸卒 佹音詭

甲子前戊辰五日則曷爲繫於後赴在後也雖後之猶日見春秋日法之嚴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曰其君之子何修春秋之特筆也其不月以庶孽見弒也穀梁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陳氏傅曰遇弒雖未踰年稱君據齊舍此其稱君之子何獻公殺申生絀重耳夷吾而立其嬖子晉之亂獻公爲之也故奚齊不稱君而稱君之子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始朝桓也朝桓何以不致據魯君如齊晉常書至朝與會一體也孫明復曰朝桓安之與他國異也周之制朝聘也有數春秋必小國而後朝於大國以莊公如齊必假觀社納幣而後行則諸侯不相朝久矣鄭伯男也齊人嘗以不朝執其大夫會于首止猶懼其不朝于齊而逃盟則桓公始伯舍小國未有朝齊者盟于甯毋諸侯官受方物明年而公子友如齊盟于葵丘壹明天子之禁明年而公如齊蓋桓公制朝聘之數於是始春秋於會既不致以與桓矣以諸侯朝伯主若桓公幾可無愧是故亦不致以別之致以爲恒則不致以見義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天子采内之國也滅采内國不書據滅虞滅虢此何以書外夷狄也夷狄王者不畜不可以君臣之禮治則不必爲王室諱也是故王師敗績不書敗績于

茅戎則書之皆春秋所以外夷狄也杜謂氏曰温者天子之近國而狄滅之諸侯不能救所以病齊桓者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奚齊卓子皆獻公之嬖子也而奚齊有先君之命矣奚齊不書弑則卓子曷爲稱君正里克之罪也奚齊卓子之爲君一也董子曰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罪篡弑之罪易見而首惡之名難知也春秋微顯而闡幽於申生曰晉侯殺其世子於奚齊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嚴適庶之分以昭獻公首惡之名也於卓子曰晉里克弑其君正君臣之名以討里克弑逆之罪也然於奚齊曰弑其君之子則亦異乎兩下相殺之獄矣明非里克之所能離也是故重耳拒國人之逆而謝秦伯以辭懼蒙里克之惡以其國家與人爲市也故曰奚齊卓子之爲君一也春秋譏首惡以正其本澄其源則篡弑之罪將一誅而已不月與奚齊同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穀梁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

也世子謂里克曰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弒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公羊傳曰里克弒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逆惠而入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陳氏傅曰討賊不言大夫其言晉殺其大夫里克何克猶在位也克猶在位則是殺大夫耳在位獨里克乎督相宋莊公羣相魯桓前乎此矣於是里克殺以他故而後見焉耳自宋而下弒君無討者凡賊再見猶夫人也雖若賢

里克衛寧喜殺以他故而後見書曰大夫則猶夫人而已矣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平鄭父里克之黨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姜氏者公爲公子日所取齊侯女也薛士龍曰夫人齊侯女也歸寧可也爲會而從夫于外非禮也高抑崇曰以兩君爲會而婦女厠於其間非禮也

秋八月大雩

其月何過時之甚者也例在桓五年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言滅不言其君死於位也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陳氏傳曰滅不言伐據滅弦滅温此書伐病桓公也以陽穀之會貫之盟徒以亡其國耳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穀梁傳曰兵車之會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杞邑

諸侯不序必一事而再見者也此非向之諸侯也則其曰諸侯城之何不言諸侯則無以見其爲一事也城邢城楚丘城緣陵是齊桓公所以存三亡

國也城邢之師齊與二國城楚丘者魯人以伯令
赴功而已於是王室有戎難淮夷且病杞桓公爲
合七國之君以謀之然後致戎于周明年乃城緣
陵而遷杞焉諸侯之懈桓德之衰也故君目臣凡
以見之曰諸侯者總衆國之辭也凡城築必伯者
存亡國而後月據元年邢二年楚丘於是亦不月以略之然則
戎周曷爲不書不足書也春秋凡戎皆不書夫齊
帥諸侯以攘夷狄安中國者也狄滅溫不能救楊
拒泉皋伊雒之戎犯京師不能斥而相與致戎于
周方伯之所以蕃王室者如斯而已乎故雖戎周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季姬也其但言季姬何以其來寧自內言之也
曷爲不言其來內女來寧恒不書略常以明變也
其月據凡魯君會猶不月異其事也陳氏傅曰朝未有言使者
則其曰季姬使鄫子何急魯而賤鄫子也於是季
姬來寧公以鄫子之不朝也怒止之遂遇于防使
朝焉魯爲已汰鄫爲已卑矣於婦人乎何譏惡魯
而賤鄫子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公羊傳曰沙鹿者河上之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
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何休氏曰襲陷入于地

中故言崩記天下異故不繫國穀梁傳曰其日重其變者也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穀梁傳曰次有畏也陳氏傅曰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楚伐徐桓公合七國之衆以救之而使大夫將有諸侯在而使大夫將於是始桓公爲之也則桓志荒矣故言次譏之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者屬楚之微國也伐國不月微國何以月以齊之不競於楚徐近齊者也楚滅弦桓公不能問滅黃不能救於是伐徐則亦已迫矣桓公合七國之君盟于牡丘而不自將使大夫救徐不力而分兵以伐其與國之微者齊爲不競矣齊率諸侯攘夷狄以安中國也而卒不競於楚故不月以異之以力假仁者則有時而窮也夫以力假仁者固有能

致其力者矣晉文公十九年於外其臣若舅犯先軫欒枝又皆明於中國之大義不避危難以成其君者是以城濮之烈數世賴之齊桓公宴安內嬖而國高以私勞在位自召陵而後常有畏難苟安之志焉夫豈惟其心有勤怠哉以力假仁而力又不足以勝之則固有時而窮也明年夏伐厲不克救徐而還不書不足也

八月螽

九月

爲下女歸月也據凡會而至著例不月而女歸例皆月

公至自會

范甯氏曰桓會不致安之也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高抑崇曰以會致見救徐之無功也

季姬歸于鄫

陳氏傅曰內女嫁恒書歸不書歸必有故也季姬來寧公怒而止之故不書歸至是而後言歸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公羊傳曰記異也

冬宋人伐曹

宋始貳於齊也陳氏傅曰諸夏之相加兵自莊之十九年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宋襄公爲之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齊地

敗必言師不言師者狄也此其狄徐何以其始判
周僭大號也陳氏傅曰夷狄交相敗不書（據傳襄十三楚人敗吳師十四年吳敗楚之類）必敗中國而後書徐我也何以書病齊也
齊帥天下諸侯以攘夷狄存中國也楚伐徐桓公
合七國之衆盟于牡丘次于匡以救徐爲之伐厲
而徐卒敗於楚以是爲盟主病矣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於是秦伯伐晉則其但言戰何外言戰不言伐（據僖十二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又晉侯及秦戰于彭衙）必義繫於伐也而後兼言之公羊
傳曰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劉侍
講曰君將不言帥師君重於師也君傷不言師敗
績君敗不言師敗績亦君重於師也陳氏傅曰其
不曰以歸何言獲則以歸不足言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公羊傳曰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曰是
月決不日而月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大夫卒名則其兼字之何也褒恤之數異也季友
僖之叔父也而有功於宣仲遂宣之叔父也而有
功於宣其喪之有加禮焉故卒皆字之叔肸非有
功而以母弟之親宣公喪之視季友襄仲故三臣

者皆世爲卿也

夏四月丙申鄧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玆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邾
侯曹伯于淮

穀梁傳曰兵車之會也公會伯主不月此何以月
會而無功也於是謀鄫東略弗果城鄫而還故月
以異之例在元年干煙下

十有七年春齊人伐英氏

英氏者屬楚微國也不月據伐厲月有徐人也
夏滅項

孰滅之我滅之也我滅之則何以不言師據傳例大師曰滅
爲僖公諱也齊桓公率天下諸侯攘夷狄以安中
國且有存亡繼絕之功於魯於是會淮無功而魯
又滅項以間之故略不言師使若不出公命而徵
者在國爲之然爲僖公諱也爲之諱者乃所以責
之也不月據滅國不日異其事也中國有伯而諸侯相滅
故不月以異之據襄六年莒人滅鄫同譏在齊也桓公得諸侯
莫先於宋其次莫親於魯其卒貳於齊也亦莫先
於宋魯夫桓公率諸侯以攘夷狄安中國而尊天
子諸侯實有賴焉則曰以譏齊何也桓公無尊周
救患之誠也桓公以尊王爲名以帖荊爲績而朝

覲歸于己獄訟歸于己禮樂征伐自我而出其所以從諸侯於盟會者皆以自爲而已楚人滅弦桓公不能問滅黃不能救於是楚復張而宋貳魯亦滅項以間之以桓公無尊周救患之誠也使桓公誠不私其國以自爲而合諸侯以事天子朝覲歸于天子獄訟歸于天子禮樂征伐必自天子出而躬率方伯之職以討其不庭則雖以復文武周公之竟土可也天下諸侯其孰非天子之臣而敢有二心也然而桓公計不出於此則雖微宋魯諸侯孰不欲間桓公之怠以求利其國哉春秋是以譏在齊也凡諸侯相滅以不日爲略據齊滅譚滅遂日爲詳據衛侯滅溳阳侯于相滅偪陽則不月爲異也晉文之興大抵率桓之爲而莫能尚焉卒皆無以善其後故夫有可以興周之勢而不爲以求利其國而遂失之者桓文是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其致何會而無功也以不致爲恒則致爲異也致公者不月據公至恒不月此何以月以公之見止于齊也齊人以滅項爲討而止公聲姜會齊侯于卞乃釋公故月其致以異之也異之者譏之也凡月致皆譏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齊桓公卒宋公以諸侯伐齊納公子昭則曷爲不書納譏不在所納也外納不書據秦納晉夷吾重耳不書必不克納而書據納晉納邾捷菑齊納北燕伯晉納衛世子蒯聵譏在納之也桓公嘗屬公子昭於宋襄公以爲太子昭之入則有辭矣故不書其納也外宜納雖伐不書據秦納重耳伐晉不書譏不在所納則書伐齊何也國人以後命立無虧也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無虧長衛姬之子也桓公既屬公子昭於宋而又許立無虧既而五公子皆求立桓公不能定桓公卒國人以無虧爲長緣後命而立

之則齊有君矣於是宋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故書伐齊譏在伐也外伐國不月於是月以異之異之者譏之也是故孝公出入皆不書而無虧不得比齊舍歸惡於桓公也

夏師救齊

救四公子之徒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此宋公也其稱師何一役而再有事者略言之也戰者以主及客據莊二十八年齊師伐衛衛及齊戰之類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皆以主及客此其以宋及齊何伐一事也戰一事也宋公伐齊納公子昭殺無虧是一事也既殺長立少則四公子皆君

也故四公子之徒復與宋戰然後宋敗齊師于龐
卒立孝公又是一事也孝公卒公子潘殺其子而
立潘卒公子商人弒舍而立齊人又弒商人而立
子元元潘商人皆與宋公戰于龐者也潘不順昭
商人不順乎潘而元又不順乎商人自古兄弟爭
國篡奪之禍未有若斯甚者也蓋其本自桓公失
之矣而襄公徒欲以力定之其可乎故變其主客
恒辭反以宋及齊戰使宋公若受伐者然名雖一
役而實兩事則不順孝公者不惟一無龐而齊桓
宋襄之失皆可見矣

狄救齊

救不悉書狄救齊何以書以宋公伐人之喪以納
不正而後夷狄得竊救患之名以干中國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言人何杜諤氏曰便文也中國與夷狄會君殊
之據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欑函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素人白狄伐晉必微者而後得稱人稱人以便文者非其君也又見二十年襄五年

春秋集傳卷第六

新安東山趙汸輯

僖公下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執君不名此其名何孫明復曰遂失國也名者諸侯之終事也閔其失國故名以詳之滕子嬰齊戎蠻子赤皆失國者也其月異其事也執而遂失國不月戎也（據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宋襄公欲求伯也以有微者與盟故曰（據隱八年屋不日）

邾子會盟于邾

公羊傳曰其言會盟何後會也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諸侯卒則名雖誘而殺之名（蔡侯般）此殺矣其不名何
也諸侯不相名卒以名赴則名之其以名卒者必
以名赴也小國之君不卒則亦不名也故邾人戕
鄫子不名公羊傳曰惡乎用之用之社也何休氏
曰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重矣穀梁傳
曰人因己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
日之（據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不日）陳氏傅曰宋公使邾子用鄫子春
秋舍宋而書邾以為皆國君也可以不受命矣而
稟命於宋則邾為戎首杜元凱曰不書宋公使者

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托於他命也左氏傳曰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
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
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
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伯不亦難乎得死為幸矣

秋宋人圍曹
陳氏傅曰宋公欲合諸侯而亟脩怨於曹諸夏之
圍國自此始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楚初與諸夏盟也不言會之者內微者也稱人外

微者也於是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而陳人蔡人實先楚則非微者也曷爲稱之同微者惡其不量已彼而進夷狄以瀆齊盟卒爲中國之患故奪其恒稱以示義也不月略其事也中國與夷狄盟不月據僖二十年于邲二十一年鹿上宣十一年辰陵之類雖吾會之不月據此必吾君大夫在焉而後日重內也據僖二十一年盟于薄二十七年盟于宋襄二十七年盟于宋

梁亡

其言梁亡何不由赴告之辭也不由赴告則何以書叔孫歸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王室亂於是乎書魯人會盟四國大夫于齊聞梁之亡也歸而言之梁亡於是乎書尊王室而録小國則亂亡有不由赴告而書者矣然則孰亡之秦亡之曷爲不言秦亡之梁近秦而遠於中國無爲以滅亡告諸侯者於是書之不由赴告則不言其亡之者避不敬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傳曰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杜元凱曰魯城南門也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劉侍讀曰新其舊而書新作是必有僭制焉二百四十二年興作多矣不必書也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新宮災大室屋

壞不能不修而春秋不書修之得其時制故不書
也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然則修舊不足書其
書者皆非禮之制也南門之僭自僖公始故曰新
作

夏邾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不月有以來之也左氏傳曰滑人叛鄭而服於衛
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入滑陳氏傳曰此鄭公子
士洩也不書大夫將恒稱人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外特相盟不書與狄盟何以書中國無伯華夷相
亂也左氏傳曰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

冬楚人伐隨

此闕穀於菟也不書楚大夫將恒稱人也隨自是
絀於楚不復通於諸侯矣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齊地

二國大夫曷為稱人以宋人求諸侯於楚而卒見
許焉以及於難故奪其恒稱也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孟 宋地

楚稱爵而序于陳蔡之上初以諸侯之禮接也昔者成王舉熊繹以子男田于荆山盟于岐陽也置茆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而不與盟是周室之不成子也於是長於陳蔡之君則曷爲稱子四夷大者曰子周之制也史惡其蠻夷僭竊不可通於諸侯則假周爵以稱之故吳亦曰子據吳太伯本非子男外傳命圭曰吳公春秋於侵伐既人之以示義則盟會從其恒稱以見實也

執宋公以伐宋

公羊傳曰執執之楚子執之曷爲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陳氏傳曰凡執恒稱人執之於伐則伐稱君執稱人於會則會稱君執稱人雖大夫也則亦會稱大夫執稱人此楚子執宋公則曷爲不再言楚人故執宋公不再言楚人執齊封亦不申言楚人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君使大夫何以稱人獻捷君禮也楚未書君將則雖來獻捷人之以其伐宋也陳氏傳曰孟會稱于矣獻捷于魯何以稱人孟會不稱子無以見楚宋之爭長獻捷于魯不人之則是遽予楚也自是至椒之聘而後有君大夫穀梁傳曰捷君得也其不

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胡侍講曰諸侯從楚伐宋魯獨不與故來獻捷以威魯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之盟不月據僖二十三十二年秋宣十一年陵惟吾君大夫特與之盟則日隱二文八戎此其日之何以兵加中國而公會之盟故日以殊之後見二十七年宋成二年蜀穀梁傳曰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此滅矣曷爲不言滅凡滅國有取而有之者則不書滅以存亡繼絕之義責歸於取之者也故須句不書邾滅向不書莒滅惡其爲滅國者受惡而始滅之者不復書也是經之變例也於是取須句反其君則書取何屬之以爲附庸也陳氏傅曰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書取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書取鄫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以鄭伯如楚故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此公及之戰也曷爲不言公蒙上文也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禦之及邾人戰于升陘我師敗績故

蒙伐邾取須句之文不言公見公以須句戰也不言師敗績爲公諱也記曰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是兩敗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人伐宋以救鄭則何以不言伐外言戰不言伐也（例在十五年）穀梁傳曰日事遇朔曰朔陳氏傳曰楚嘗有君矣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楚君將猶稱人也汪仲裕曰宋公身傷而不言言宋公敗績（據鄒陵言楚子敗績）爲中國諱也張主一曰惡以夷狄敗中國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陳氏傳曰此咸得臣也不書楚大夫將猶人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公賴宋襄之力以得國當宋楚有事不能報施救患反乘其敗而伐之所謂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故伐國圍邑悉書之以見其罪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陳氏傳曰此咸得臣也不書楚大夫將猶人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內王都也據昭二十六敬王書入十成周曷爲言居而不言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禮天子適諸侯諸侯避正寢納管鑰而館於廟天子無客禮莫敢干主焉故不言奔而言居也葉少蘊曰天子以畿內爲國諸侯以封內爲國諸侯不以其道去其封內曰出奔天子不以其道去其畿內曰出居子帶之亂方其奔齊也或放焉或封焉親愛之而勿殺可矣古人有行之者舜也而王不能反召之使得終其惡及其以狄伐周則罪在可殺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也而王不能反避之使得奪其位若襄王者可謂失其度矣則亦何以王天下哉陳氏

傳曰王出不書爲尊者諱也據莊二十三年惠王處出居于鄭何以爲無罪諱焉耳子頹之難惠王未有過也鄭虢圖之執燕仲父殺子頹踰年而復辟故諱之也襄王以狄伐鄭富辰諫弗聽又德狄以狄女爲后諫弗聽子帶以狄師攻王王禦士將禦之又弗聽於是適鄭書曰天王出居于鄭雖然猶未書入也春秋善復正言入未足以言復正也襄王書出已矣而書王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復正也

晉侯夷吾卒

不月來赴後也晉侯卒以前年九月文公定位而後來告故即告時書之春秋重喪紀雖後猶書之

也

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燬之名何也絕之也曷爲絕之不正其以同姓而滅吾宗之國也邢與衛同出文王爲同姓而魯與邢同出周公爲同宗於是衛人滅邢而魯不能救疾其滅吾同太祖之國以顧懷周公故絕之也其日甚之也據滅國不日黃先生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既封伯禽於魯又封其支子六人凡蔣邢茅胙祭是也至春秋時多爲大國所併今邢又爲衛滅矣邢與魯同出周公衛既忍滅周公之後魯不能爲之請於天子請於大國請於衛以復存其

社稷故書曰衛侯燬滅邢雖罪衛侯而繫於魯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穀梁傳曰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劉侍讀曰書來逆公自主之也伯姬嫁不見于經蓋內女雖親體不敵不書于策所以尊君也今僖公以愛易典下主大夫之辱是卑朝廷而慢宗廟非禮也張主一曰姑自逆婦公不使大夫主之皆非禮也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外納不書苟宜納雖伐不書此奔君也則其書圍陳以納之何以諸侯大夫不字小而後夷狄得假存亡之義以間中國也楚成得臣之伐　陳也取焦夷城頓而還至是而納頓子則頓子之失國陳爲之也陳氏傅曰出罪也納之者亦罪也則書之

據北燕伯疑衛世子蒯瞶出非其罪納之者罪也則但書納齊桓公卒楚始與諸夏盟于齊盟于鹿上執宋公納頓子侈然欲廢置諸侯矣春秋之所懼也王彦光曰頓子不名以諸侯不得相名也故北燕伯亦不名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苔慶盟于洮齊地

中國無伯參盟復見也穀梁傳曰苔無大夫其曰苔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苔子衛寧速盟于向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鄑弗及其侵曰人其追曰師侵言將追言衆也孫明復曰不可言公追齊人也穀梁傳曰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鄑急辭也杜元凱曰鄑齊地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春秋若將稱若有二伯主將而稱君者與之以專征而討罪諸侯將而稱君者詳其自將以見實二

者文同而義異故難外侵伐我皆從其恒稱此蓋侯也則其稱人何以魯人乞師夷狄以伐中國故略言之也魯人常會盟于齊矣於是外附楚而內與衛莒爲參盟以擯齊則齊豈無辭乎齊侯方以展喜之言退師而公子遂已乞師于楚故齊侯略稱人爲公以楚師伐齊言故而已

衛人伐齊

左氏傳曰洮之盟故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陳氏傅曰乞師不書據成二年臧宣叔如晉乞師乞諸夷狄然後書外乞師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乞卑辭也乞諸夷狄然後書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滅國何以不月略夷狄也夷狄滅中國以其君歸日此以其君歸矣則略之何也以其自相滅也王者不治夷狄必干中國也而後不可以不治故夷狄滅中國以其君歸則日苟自相滅也春秋奚治焉是故滅國以其君歸恒名之於是夔子不名略之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宋即晉也吳先生曰宋成公忘其父之仇與楚平而往朝之二十四年今而即晉庶幾能從義者矣故圍邑

不書而楚人伐其國圍其邑惡書之以見夷狄之
橫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公伐國不致此何以致爲其用夷狄之師以伐中
國故致之也齊桓公合諸侯以攘夷狄一匡天下
桓公卒楚執宋公以伐宋敗宋于泓及宋平而宋
不附伐陳圍陳納頓子而陳不從中國雖無伯而
召陵之威烈未泯也魯人乃乞楚師以伐齊取穀
實桓公子雍于穀楚申公叔侯戍之以逼齊則東
諸侯鮮不折而入於楚者是夷夏之大變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杞伯何以稱子左氏傳曰公卑杞杞不共也襄公
之世杞子來盟傳曰賤之也杞侯自貶以朝大國
則曰伯魯人卑之則又曰子春秋從史文而魯惡
見矣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內入國不日據無駭帥師入杞必公將而後日此大夫也則
其日何甚之也杞桓公來朝公卑之以于男禮見使公子
遂帥師入杞責無禮焉僖公重小國之幣而薄姑

姊妹之恩故日以甚之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魯君將猶稱人也楚從陳蔡鄭許之君以圍宋而序諸侯之上則曷爲但人之正其猶夏之罪也楚強甚矣雖桓公盛時楚猶未嘗一日而忘諸夏桓公卒楚得衞得曹得魯而從陳蔡鄭許之君以圍宋楚之得志於諸夏未有甚於此時者然召陵之烈未泯而晉文之義已信於諸侯宋之不詘於楚者以有晉也楚雖欲一日得志於諸夏不可得也故雖序於諸侯之上猶人之信中國之大義以正其罪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其日以公在也例在二十一年葉少蘊曰諸侯不序前日後凡也僖公附楚者也楚子居申而後使子玉去宋則是會非解圍也宋猶在圍則何以宋地盟于宋國之外是于宋矣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衞

侵曹伐衞討其附楚也杜元凱曰再舉晉侯曹衞兩來告也孫明復曰曹衞楚與國也晉侯將救宋故侵曹伐衞不言遂者非繼事也侵曹既反而後伐衞也李堯俞曰遂者因近適遠之辭曹遠衞近不得以爲繼事而言遂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晉伐衛而魯戍之欲拒晉以與楚也刺殺也內殺大夫曰刺左氏傳曰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其不月何據刺公子偃書日以僖公背華即夷而賊殺其親以兩說于晉楚故異之也

楚人救衛

陳氏傳曰楚嘗救鄭不書見傳僖公二年於是始書以爲晉文之伯楚欲救而不能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其日謹其事也外入國不日雖君將不日據哀八年宋入曹必伯諸有討於諸侯而後日謹之也不言執之者蒙上文也公羊傳曰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晉侯侵曹而曹不服於是入曹執曹伯故蒙上文晉侯予之以討罪也孫明復曰晉侯入曹執曹伯不歸于京師而畀宋人甚矣稱晉侯者執得其罪也孫莘老曰晉侯能扶大義以討叛國而尊王室故春秋予之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衛地

是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也則何以但稱師宋公不與戰大夫將恒稱人也高抑崇曰城濮衛地

及楚人戰者與救衛之師戰也楚之強甚於齊桓之時晉文公一戰勝楚終文以及襄之世楚人不敢復窺中國則功莫盛於此矣董仲舒曰戰不若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盟故城濮之戰召陵之盟皆春秋之所予者以其俱有攘夷狄之功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此成得臣也其不稱氏何據楚殺公子例不去公子討當其罪也禮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晉侯之入曹也楚子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不從請戰戰焉楚師大崩則其罪宜

討者也春秋稱國以殺大夫有非其罪者矣苟殺之非其罪則譏不止專殺也於是楚以罪討其大夫而與殺非其罪者同文則是非何以辨焉故得臣令尹也但名之以辨於稱國以殺大夫而不當其罪者舍是則楚宜申宋山皆討當其罪者也雖然春秋又有懼焉法以輔治有天下國家者所以興衰也故中國而或廢法則中國削夷狄而能用法則夷狄彊城濮之敗子玉死之楚是以興邲之戰荀林父免焉晉於是爲不競矣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苔子

盟于踐土 鄭地

於是王子虎實盟諸侯則曷爲不書諱之也 據洮之盟書王

人周之制諸侯有疑則盟於會同王官之伯臨之伯

不盟也故齊桓公盟王人不敢盟宰周公不敢以

所不信施於尊者晉文公一戰勝楚不能自信於

諸侯作王宮致天子而屈王子於盟襄王下勞晉

侯策命專征不能委任方伯而以大臣盟諸侯於

王所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故王子虎不書使若諸

侯自相盟然爲天王與晉侯諱之所以尊王室而

全伯者之功也其日何以文公尊王定伯不俟冉

舉同之葵丘也胡侍講曰叔武受盟稱子立以爲

君也

陳侯如會

劉侍讀曰如會聞會自至也孫明復曰來不及盟

也

公朝于王所

踐土之諸侯也其但言公何非期會不序也曷爲

先言會後言朝得見乎天子而後志之也朝王日

據下卷申著例 此何以不日盟之日也見諸侯已盟而後見

乎天子非會盟則不見也天子所在曰王所 據觀禮穀

梁傳曰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公羊傳曰曷爲不

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

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君歸言復已失國之辭也凡執君歸不言復必奔

君而後言復執猶未絕于衛也故執不月必奔而

後月執而歸不月必奔而後月執未失國也

奔已失國也衛侯出奔不名則復歸何以名叔武

立矣不可以無辨也歸君不言自此其言自何惡

自楚也以其叛中國即夷狄而得免於誅故言所

自以見其罪也何休氏曰刺歸有罪也天子所以

陵遲者為善不賞為惡不誅衛侯出奔楚當絕不

當廢叔武而反衛侯令殺叔武也

衛元咺出奔晉

憖殺叔武也殺叔武曷為不書春秋舉重衛侯之

罪莫重於叛中國故一見之也由僖公而上政不

在大夫故外大夫無書奔者自元咺而後大夫益

專其出奔非有罪則彊家相傾苟為不然則亦關

乎一國之故與公子之未命者異故悉書之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來謝過而求平也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

人于温

討衛許也

天王狩于河陽晉地

於是襄王會諸侯于温則其曰狩何非狩也春秋之特筆也以天子而會諸侯則上僭以諸侯而致天子則下陵上僭而下陵中國之所以傾也以晉文之伯而君臣兩失之將無以示天下故以狩書也然則踐土曷爲不曰王狩會可言狩此不可言狩也踐土之盟王子虎在焉不書嫌以天子與斯盟也苟書狩而後盟則是以天子與斯盟矣春秋有二事而一譏者於河陽書狩則踐土之失不待

言矣公羊傳曰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穀梁傳曰全天子之朝也爲天王諱也孫明復曰以王狩爲文所以詘彊侯而尊天子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其日謹其事也不月由會録也公會諸侯不月雖伯者亦不月春秋有爲下事月者此獨不爲下事月何繫之會也明以會而後朝非會則不朝也穀梁傳曰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慎矣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曷爲有言歸于有言歸于正也歸之于正也歸之于不正也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晉侯殺其坐獄之臣而刑其輔然後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請以王命殺之是生殺之權名在天子而實在晉侯也故曰歸之于彊辭也公羊傳曰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終殺叔武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奔大夫歸不書據忠王復周公忘父鄭復公父定叔宋復蕩意諸不書必挾外援以歸然後書元咺言出言歸出入皆有罪也出入皆有罪則其言復歸何凡歸言復者位已絕也咺以臣憩君是自絕於君矣大夫自絕於君無反國之義而咺將易置其君以歸故書歸而言復以罪之也其曰自晉譏在晉也陳氏傅曰歸大夫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復君有歸道也大夫言復者伉也是故衛元咺復歸宋魚石晉欒盈復入皆伉辭也諸侯遂圍許

遂繼事也諸侯既會于溫朝天子執衛侯歸元咺而後圍許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執君歸不書（據鄭伯襄苔子邾子）此何以書釋有罪也國君言歸必嘗失國者也此未失國則曷爲不宜歸曹伯附夷狄以拒中國之師則其罪宜絕其罪宜絕而歸之晉侯失刑矣故執君歸不言復於是言復失國非二君不名於是特名之罪之也罪曹伯所以譏晉也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東夷國名葛盧其君也昔者衛侯來會惠公葬隱公不見史不書今公猶在會則介人何以書成公意也僖公始作頌而以來淮夷爲誇故雖不見

公書之以其能來也

公至自圍許

桓文之會不致此以圍許致同於桓之致伐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洛陽城內地）

此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也曷爲不序諱以大夫盟王子也諸侯不得盟王子而況於大夫大夫不得會公侯而況於盟晉侯功勳已著不能以道事天子撫諸侯而亟於尋盟於是以大夫盟王子而使吾君親之以大夫盟王子而諸侯會之是無上下也故內不書公而

王子與諸大夫皆稱人若使微者相與盟然諱之者譏之也陳氏傅曰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為之也不斥言王子虎為尊諱也以其人王子虎不可不偏人諸侯之大夫以其偏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沒公也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以未見公故復來也公羊傳曰不言朝不能乎朝也啖叔佐曰不廟受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穀梁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孫莘老曰瑕見立於元咺以咺及之者言瑕之見殺由於咺也王沿氏曰咺嘗君瑕今與咺同殺故言及而稱公子者不與咺君之也高抑崇曰殺而書及者以某之故而累及某也據士穀及其鄭父慶虎及慶寅不書及者其罪同其殺之志均也據趙同趙括郤錡郤犨郤至

衛侯鄭歸于衛

言歸釋有罪也向也言復歸今歸不言復何不以其罪討也衛侯之罪莫大於叛中國晉侯立叔武

而歸衛侯不正其罪而受元咺之愬爲臣執君則討之不以其罪矣此歸自京師也曷爲不言自京師不以衛侯之獄累京師也晉侯復元咺于衛使立公子瑕而請王命以殺衛侯天子曰不可君臣無獄元咺雖直而不可聽也又爲臣而殺君其安用刑晉人乃歸衛侯則衛侯之不君元咺之不臣叔武與瑕之死皆晉人爲之故不以累京師也

晉人秦人圍鄭

此晉侯秦伯也曷爲稱人秦遂叛晉也城濮之未集鄭伯如楚致其師鄭非知罪也而晉與之成矣踐土之盟溫之會鄭無不在焉而翟泉不至以晉

猶未釋于鄭也晉侯執曹伯曹人虞其亡執衛侯將寘諸死而皆不能正其罪苟不釋于鄭豈可量也鄭是以不至而晉侯召秦伯與之圍鄭晉爲已甚矣此鄭之所以不下晉而私於秦也夫晉率諸侯以攘夷安中國也而使諸侯皆不知其罪而滅亡是懼雖秦人豈能無中變哉於是秦伯私與鄭盟戍鄭而去之蓋秦之叛夏盟於是始是故皆奪其恒稱以秦則有罪矣而晉亦有以致之也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並稱如皆以聘禮行也諸侯於天子有職貢而無聘問聘問者上之所以交乎下也東遷王室日微職貢不歸久矣襄王既朝諸侯使宰周公來聘而後魯人亦以聘禮上問如邦交諸侯之伉也不專使而兼事以行示其禮均也孫明復曰天子至尊非諸侯可得而伉也僖公與襄王交聘伉孰甚焉故曰天子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晉以譏之陳氏傅曰自桓王以下王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宰周公實來則已尊矣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其如京師不敢不如晉是夷周於晉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此曹田也不曰曹受之晉也諸侯有罪削地當歸天子非天子不得削人土地晉侯執曹伯解其地以分諸侯晉之分魯之取皆非也以楚師伐齊取穀公子戍衛不卒戍刺之魯之罪不薄於曹而分曹地是非賞罰也見伯者之以利結諸侯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郊者郊祀上帝以祈穀也禮天子以孟春之月元日祈穀于上帝謂夏正斗建寅之月也元日上辛日也魯僭天子之禮然猶不敢直用上辛而卜之十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

若三卜皆不從則不郊示不敢專也今乃四卜非也免猶放也不郊於是卜免牲卜不吉則繫而待明年具牲時用今卜而吉故放其牲也不言不郊者從可知也猶者可以止之辭三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山川魯郊雖僭猶不敢同於天子故闕其一也（據周禮四望）不郊而望亦非也魯郊非禮也然既歲卜而郊則史不勝書故於失禮之中書其又失禮者於是四卜猶三望故書之也公羊傳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方內者則不祭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猶者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穀梁傳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已牛矣而又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免之不敢專也陳氏傳曰諸侯之有郊禘遷之僭禮也故曰秦襄公始列於諸侯作西畤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據邵氏經世惠公立於秦襄祠白帝之年）齊桓公欲封禪而亦郊鯀皆僭禮也然則

春秋何以始見於僖公向者莊公之觀齊社也曹劌諫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用見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幸爲常也僖公始作須以郊爲誇焉於是四卜不從猶三望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秋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杜元凱曰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晉人者晉子也稱人略言之也嗣君在喪以師行者稱爵謂得已而不已者也於是秦將襲鄭滅滑而還晉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晉伯國也故略

稱人不使與得已不已者同文而日以謹之與之以繼伯而討罪也曰及者殊之不使夷狄與諸侯序也外相敗不書以秦人背晉而戍鄭又將因戍人以襲鄭其反覆乎晉鄭之間戎狄之道也使秦人得志於中國其禍豈減於荊楚哉是故伯國之所宜討者故特書之也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

間晉之有事也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太原陽邑縣南此晉侯也其稱人何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以其有爲爲之故不與得已不已者同稱也不月略其事也據晉敗狄三皆不月據陳氏傳曰中國敗夷狄不書據隕九年鄭人大敗戎師閔二年虢公敗犬戎之類唯晉特書之特書晉者皆病晉也晉帥天下諸侯以攘夷存中國也前年狄侵齊去年狄侵衛而晉不能救於是伐晉蓋僅而後勝之也以是爲盟主病矣

冬十月公如齊

不如晉而如齊謂晉無能爲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内寢也君薨必於路寢就羣臣百官以明授受所以正其終也僖公秋伐邾冬如齊反而薨於小寢其志荒矣穀梁傳曰小寢非正也左氏傳曰即安也趙伯循曰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敝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冬燠也穀梁傳曰未可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范甯氏曰輕者不死則重者可知也公羊傳曰記異也杜諤氏曰春秋記災異不遺微細所以謹人君之戒也明天地之大動植生殺陰陽之應皆繫人君之身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討其貳於楚也前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文公爲之也襄公始有志於諸侯不先定東諸侯之交而有事于許非其序也雖然伐許猶可也伐沈微矣

春秋集傳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傳卷第七

新安東山趙汸輯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踰年雖未葬稱公不可曠年無君也公羊傳曰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天子使大夫葬諸侯禮也得禮故不月據四月乃喪中有閏月王臣必

無前二月之理略常事也據歸賵會皆月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大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請命而來錫也（詩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以時考之為文公請命也作頌為將躋僖公）穀梁傳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劉侍讀曰錫命者命為諸侯也禮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廟命之錫冕圭璧然後服之歸設奠于祖廟然後臨其臣民焉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喪畢而不受命于天子亦非禮也

晉侯伐衛

君將非親帥不志（據僖二十城濮不書宋公襄十四年不書晉侯）於是晉告於諸侯而伐衛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諸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則其書晉侯何與晉侯以紹伯也晉文公卒衛人侵鄭伐緜訾及匡襄公既敗秦師敗狄伐許然後伐衛以討貳纘文之功繼主夏盟故與之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

陳氏傳曰此衛孔達也其稱人何大夫將猶稱人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內大夫始特會諸侯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頵丘倫反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正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此秦人伐晉也其不言伐何以戰敗績見義也晉厲公嘗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不足書也晉悼公嘗及秦師戰于櫟晉師敗績不書書秦伐晉責秦之黨楚則晉師敗績為中國諱之可也秦穆公之悔過自誓志乎報怨據忿而已於是不替孟明以替殽之役故伐晉不書而書戰書敗績惡其不知自反以喪師非國君子民之道也程子曰秦人越國以襲人雖忿無以為辭也故其來不稱伐以忿取敗故書敗績

丁丑作僖公主

主為練主也作主不書過時則書之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何休氏曰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高抑崇曰周人卒哭而祔祔而易主是謂虞主既暮而練練而易主是謂練主僖公薨十有五月非練之時而作

主猶未祔廟也猶而日之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氏傳曰晉人以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穀梁傳曰不言公處父伉也爲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張主一曰盟于晉之國都而君不出恥甚矣故諱之王沿氏曰內沒公而外去氏者既刺公以不朝致辱又畏晉以非禮盟公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鄭地

晉主夏盟恒日雖大夫盟日此何以不日以吾大夫會諸侯盟也春秋日月之法莫嚴於一名臣莫辨於中國夷狄故吾君及諸侯盟恒日雖有大夫日

僖公盟洮于向

雖會大夫盟諸侯日新城趙氏其不日者必有故也吾大夫特盟諸侯不月自參以上不日

桓十一盟折

雖會大夫盟諸侯不日

據此及文十八年虛折

所以嚴君臣之分也必吾大夫與外大夫盟而後日敵也非敵而日者異之也不疑於伉者也

文十六齊侯衛侯鄭伯

舍是則夷之盟也故夷狄之盟不月苟吾君大夫與之盟則皆日

隱二年盟我文通志堂

八年公子遂盟戎 不以夷狄卑吾大夫所以謹華夷之辨也陳氏傅曰晉遂以大夫盟諸侯也大夫而與諸侯敵於是始故書大夫專盟自士穀也士穀非卿也見晉之卑諸侯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公羊傳曰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者禘也譏不在用禘故略言之公羊傳曰躋

者升也譏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曰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劉侍讀曰僖公於閔非父子也然而與親父子無以異者受國焉耳君之則我以臣事之父之則我以子奉之是故爲人後者則爲之子矣高抑崇曰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爲嗣臣子一體矣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之嗣也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非所以受國之意也胡侍講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父死子繼兄亡弟

及名號雖不同其爲世一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陳氏傳曰此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濤塗鄭公子歸生也曷爲不序大夫將猶稱人也自陽處父專將書大夫是故春秋之始大夫將恒稱人由救鄭之後略之始稱人矣胡侍講曰晉人再敗秦師在恒情亦可以已矣而報復無已殘民結怨之道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據桓宣成皆取于齊不書紱幣知納幣不使大夫乃禮之常使大夫則書之志禮之變也公羊傳曰譏喪娶也取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取三年之內不圖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取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己以爲有人心焉則宜於此焉變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以其服於楚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大夫不卒據成十三成肅公昭十一年單成公此其卒之何以嘗主諸侯之盟也左氏傳曰來赴弔如同盟故卒之也曷爲不稱爵王臣無外交於是天子爲之赴故不言爵

也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焉得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焉然則非禮也蓋衰世之志也是故翟泉之盟卒王子虎皐鼬之會卒劉卷舍是王臣無書卒者矣

秦人伐晉

陳氏傳曰此秦伯也曷爲稱人殺之誓孔子有取焉而秦穆之連兵無虛歲君子以爲秦人未離乎戎狄也是故自韓原秦不以爵見於經至康公而遂狄之終南蒹葭之作秦非無人也而秦不用誠未離乎戎狄也

秋楚人圍江

報沈之役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不書不足書也

雨螽于宋

左氏傳曰墜而死也公羊傳曰記異也

冬公如晉

晉人請改盟也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於是晉以江故告于王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則其不書王叔何不以伐楚救江累王室也襄公敗秦師于殽而歸縱淫自將以敵秦恐而

忘楚患伐許之役三國伐秦四國伐沈五國皆以大夫專之而楚人圍江以微者往救襄公之志荒矣於是不能親率諸侯以救江絀楚而屈王臣與其大夫俱以伐楚無益於救江之實而使天子受其名是故特書陽處父而王叔桓公不書不以累王室也伐不言以救於是言以救江與之以救中國之名所以貴其實也王氾氏曰諸侯大夫未有帥師而稱名氏曰某曰處父何也政在諸侯則大夫皆稱人政在大夫故稱氏名以罪之也始於處父者以其盟晉侯蒐于董易中軍今救江而伐楚專之甚者也故始之也陳氏傳曰晉大夫書帥師於是始大夫強也自是恒書大夫略之則稱人

四年春公至自晉

叟逆婦姜于齊

不言逆之者逆之者微也曰婦者有姑之辭無姑則以夫人之禮至有姑則以婦禮至也姜不言氏者異之不正成風以妾祖姑爲昏主而當婦禮也若妾姑也則不書氏故穆姜亦不氏所以別適姑也左氏傳曰卿不行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不允宜哉

秋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張治氏曰晉侯不以江亡爲恥而亟報秦怨其爲盟主末矣

衛侯使寧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陳氏傅曰夫人某氏薨適稱也此莊公之妾也則曷爲以適稱稱之喪之以夫人之禮也隱公之喪桓母猶有疑焉是故別廟也祔姑稱謚伉然如夫人則自文公之喪成風始也胡侍講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二尊者也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敵體之稱也若夫妾賤則非敵矣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失位無本不亦悖乎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王不稱天異之也天子於諸侯賵之含之小君亦如之禮也文公尊其妾母爲夫人天子不能正於是赴于京師而天子使其大夫賵之含之以成其爲夫人是亂人紀也故王不稱天稱天則疑於賵惠公仲子不言來者略之亦所以異其事也是故來會葬亦不稱天稱天則疑於會葬僖公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啖叔佐曰葬成風祔廟也二夫人祔廟非禮也蘇子由曰仲子非適故為之立宮而不祔不葬禮也自成風以來妾母皆葬蓋祔也魯禮之變自此始矣

王使召伯來會葬

陳氏傅曰王不稱天於追錫桓公見之至是再見其再見何以夫人之禮葬成風也莊僖之際天下知有盟主而已而襄之季年更有事於諸侯於是叔服會葬毛伯錫命尤汲汲於魯也尤汲汲於魯則何為乎成風一人賵含之二人會葬之以是懷

諸侯吾見周之益陵夷也文武之教著於南雅莫急於君夫人也桓以少篡長成風以庶亂適王道熄矣而莊襄不能正又從而褒賞之是以天命施之天討也是故王不稱天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鄀音若

不月有以來之也左氏傳曰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盟主薨卿共葬事非禮也鄭游吉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文襄之伯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此禮樂之自諸侯出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
晉襄公卒狐射姑殺陽處父則稱國以殺何兩下相殺不道則處父何以書譏君也襄公薨于夷使狐射姑將陽處父請改薨于董易中軍襄公卒狐射姑使人殺陽處父君失政也君失政則大夫專專則爭爭則相殺是故以國殺書之譏不在相殺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告月必以朔故亦曰告朔廟者太廟也天子須十二月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太廟月朔則朝于太廟大夫南面奉天子之命君北面受之因以特羊薦謂之告月文公以閏非常月閒不告廟猶以朔日朝于太廟故書之志禮

之所由失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休氏曰先受朔政乃朝廟王教尊朝廟私也高抑崇曰知朝廟之不可已則告月之禮曷爲可已也

七年春公伐邾

爲須句故也僖公取須句反其君邾人再滅之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郪句音俱郪音吾

取國不月據僖公取須句宣公取根牟襄公取邾此其日何遂絕其祀也左氏傳曰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志在逼邾而無存亡繼絕之義故日以異之遂城郪避邾難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稱人以殺衆辭也大夫者大司馬固也則曷爲不名死君難也宋成公卒國亂其弟禦殺其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昭公襄夫人者君祖母也有淫行昭不禮焉公子鮑者昭庶兄也有佞才夫人私之於是夫人欲殺昭而立鮑穆襄之族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則大夫者昭公之所與存亡者也是故稱人以殺而不名名之則疑於陳公子過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此晉趙盾及秦伯也而皆稱人晉敗秦師也而曰

戰何也交譏之也晉襄公卒晉人欲立長君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晉既知罪矣於是乎立適嗣以納夷皋嘗踰年矣且夷皋秦出也而康公猶自將以納雍則晉豈無辭乎於是晉禦秦師敗諸令狐而趙盾秦伯皆稱人兩有罪也詐戰曰敗之戰敵不言師敗績此敗之矣而以敵辭書則其罪均也程子曰晉始逆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陳氏傅曰秦晉之交兵於是再世自令狐之後連兵不悉書矣於八年秦伐晉取武城不書於十年晉伐秦取少梁不書而書秦伐晉也

晉先蔑奔秦

穀梁傳曰不言出在外也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此公會諸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也則曷為不序無伯之辭也晉君幼趙盾以大夫主諸侯而卒使晉不競於楚於是晉弗伯而楚興此夷夏之大變也春秋辨實之際以楚之所以興實由中國之無伯故於靈公之盟會略不序諸侯而楚君將悉從其恒稱以罪晉也凡大夫不稱大夫非殺而稱大夫者衆辭

六奠梁非衆辭則國無君也（莊九年齊大夫）此非無君也而亦以無君之辭稱之不正其以大夫而主諸侯故著之是經之變文也不日略之也以日爲恒則不日爲略也（於新城書至）弗爲功也以致爲恒則不致以爲變也陳氏傅曰晉始失伯也凡稱諸侯必前目而後凡也前有王人後無王人書曰諸侯盟于某則王人不與也（據首止王世子葵丘宰周公）前無吾君後有吾君書曰公會諸侯盟于某則吾君當不與也（據僖二十年盟薄二十七年盟宋）未始有不與者也而但曰諸侯一役而再有事也（僖二十八年圍許襄十九年盟祝柯二十五年盟重丘）非一役再有事則非凡辭也非凡辭者散辭也穀梁傳曰其曰諸侯略之也

冬伐徐莒

徐嘗稱人矣則曷爲復其恒稱叛諸夏也

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鄭地）

大夫與外大夫盟日敵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音洛鄭地）

其日乙酉距壬午四日爾傳言盟于衡雍遂會伊雒之戎則曷爲再書公子胡侍講曰春秋謹華夷

之辨雖邑天地之中而戎居之再稱公子各日其
會以深別之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張洽氏曰
此遂事也不以遂事言之所以別夷狄於中國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穀梁傳曰不言所至據公子遂書至黃乃復未如也未如而曰如
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杜元凱曰
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也

冬蝕音終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此公子卬也不名則曷為稱其官有殺而代之者
也宋人將弒其君於是先殺其司馬而以華耦代

之則司馬者昭公之所與存亡者也司馬既死則
兵非昭公之兵矣兵非其兵則公子鮑之弒成矣是故特書其官舉者書其官者以異其事也穀
梁傳曰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宋司城來奔

此蕩意諸也不名則曷為稱其官宋司城者司空
也司空既出則國非昭公之國矣既殺其司馬又
出其司城則六卿之在位者皆公子鮑之黨而已
陳氏傅曰凡奔非其罪不書苟接我也不可以不
書則不以稱名之例書之是故未有書官者於是
官從其官未有書字者於是字從其字 子哀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求金以供葬也周室微諸侯不助喪也左氏傳曰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公羊傳曰毛伯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王喪卿共葬事於是始見也天王崩諸侯不奔喪而以微者行自東遷以來失之矣於是襄王使大夫來會僖公葬贈含成風且會之葬魯亦以公子遂如晉葬襄公而後得臣葬襄王一則以其來不可不往也一則以其如晉不可不如周也是故叔孫意如如晉葬昭公而後叔鞅引如宋葬平公季孫意如如晉葬昭公而後叔鞅葬景王舍是葬天子魯無使卿者矣靈王之喪鄭簡公在楚上卿守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此春秋之情實

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稱人以殺討亂之辭也曰大夫在位也討亂雖殺世子母弟不書此大夫也則何以書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也孫明復曰非天子不得專殺故天王殺大夫不書古者諸侯大夫皆命于天子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不得專殺也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大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其無王也甚矣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其致以得禮也其月從其恒法也婦人無外事故行必以禮而後致以禮致則月之以明得常也劉侍讀曰夫人曷爲或致或不致出入以禮則致出入不以禮則不致此其爲有禮奈何父母在而歸寧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劉侍讀曰殺二大夫以上不言及其事同而殺之志均也晉二趙三郤蔡二公孫

某也

楚人伐鄭

楚君將猶稱人也

子伐鄭則猶人之何以其人救鄭之大夫不可以

不人楚子也春秋雖治在大夫而靈夷猾夏終不可以無討當大夫與楚君遇則春秋必致謹焉其謹之如何苟人中國之大夫則楚雖君將不稱君苟楚君將稱君則不可人諸大夫是故侵陳遂稱宋書楚子則晉趙盾救陳從其恒稱邲之戰書楚子則荀林父從其恒稱伐鄭書楚子則郤缺從其恒稱晉雖不競而楚罪固宜討也楚罪宜討則其君將稱君非子之也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陳氏傳曰兵將恒書大夫矣此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也曷爲稱人晉遂不競而楚興也左氏傳曰

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獻捷嘗稱人來聘曷爲書君夫春秋於吳楚唯嘉好之事悉從其恒稱爲其以諸侯之禮來接於我也闔閭椒何以不氏吳楚之有大夫未盡同中國也故吳子使札來聘亦不稱公子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穟穟音遂

曰秦人來者微也公羊傳曰其言僖公成風何兼

之也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劉侍讀曰諸侯無二適故妾母繫子爲重也葉夢得曰死三日而斂則含襚有不及其尸者矣先王待人以情而不責人以事故有既葬而致含於蒲席者稱其情而爲之節也左氏傳曰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張洽氏曰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襚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何休氏曰謂之秦者夷狄之程子曰秦唯以報復爲事夷狄之道也王氾氏曰秦晉用兵自殽之役令狐之戰一彼一此者凡十焉故不書秦伯伐晉而直謂之秦狄之也不狄晉者晉爲盟主有救中國之義也至其不能救陳蔡而伐鮮虞則亦狄之矣陳氏傅曰狄秦也歸成風之襚使術來聘秦習於禮矣則其狄之何楚之興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爲楚役自晉主諸夏之盟舍秦無加兵於晉者也會于夷儀之歲秦晉成而不結又明年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是戰國之萌也於次國風退秦於魏唐之後於序

書系秦於周末於作春秋由韓原之後秦師無君大夫皆夫子所以深致意於秦也吾聞用夏變夷矣未聞變於夷者也於是狄秦夏之變於夷秦人爲之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

楚殺其大夫宜申

此鬬宜申也但名之謀弒其君也討亂恒書人此謀弒其君則曷爲稱國以殺楚人諱之以他罪告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者天子大夫也孰及之公也曷爲不言公諱與天子大夫盟也向也翟泉之盟諱公則王子虎稱人此其書蘇子何翟泉之盟伯者之事也爲王室與晉侯諱之於是中國無伯天子大夫自出以盟諸侯若諸侯特相盟之爲者其事無足諱也其不日所以別於及外大夫盟而不言公者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外次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此何以書晉靈公少不在諸侯楚欲圖北方會諸侯于息而次于厥貉故特書之以是爲夷夏盛衰之機也陳氏傅

曰外會未有言次者此其言次何以楚之圖諸侯而未集也晉雖不競君大夫數會而不序春秋重絕晉也會于息宋陳鄭嘗已從楚矣已而爲新城之盟則楚猶未得志於陳鄭也於是會息不書書及蔡侯次厥貉用見楚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於是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會蔡侯次于厥貉則其但書蔡侯何楚未足以得陳鄭也蔡遷於楚陳次之鄭介兩間當中國夷狄之勢未分則三國恒被其禍而未嘗無先後緩急之差也故諸侯之反覆乎晉楚之間者春秋必有察焉以新城之盟陳侯鄭伯皆在而靈城之際鄭每重於叛晉則會于息非其意也非其意而與蔡侯列數之則溢罰矣故息會不書至辰陵而後書則中國夷狄之勢決矣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麇音君

楚初書君將也其書君將何以中國無伯也當中國有伯則正其名以信攘卻之義及中國無伯則著其實以明夷狄之彊此春秋之旨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謀諸侯之從楚者也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郝伯來奔

此郝太子朱儒也則其曰郝伯何逆以諸侯之禮也郝伯卒郝人立君太子朱儒以二邑來奔魯人喜於得地而矜其失國故以諸侯之禮逆之不名異成君也左氏傳曰不書地尊諸侯也陳氏傅曰此郝太子也魯逆以諸侯之禮吾從而志之無改焉何也唯其如二君也廢立之際足以亂名實則春秋不可以弗辨苟無亂於名實則春秋不辨也春秋之作別嫌明微而已有不待辨而自見春秋何治焉郝太子朱儒魯謂郝伯晉太子州蒲魯謂之晉侯從而志之徒見其悖禮焉耳故凡辭從主人則非修春秋之辭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其稱子何周人字積叔故或加子以自異也此杞叔姬也何以不言杞左氏傳曰絕也杞桓公來朝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內女爲大夫出言來歸以歸寧來也曷爲不言歸寧歸此何以不言來歸內女來歸不卒（據晉叔姬鄭伯姬不卒蓋不以禮成其喪）此其卒之何嘗爲君夫人矣雖見出猶以姑姊妹之禮成其喪也不書葬同於在室也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陳氏傳曰此秦伯晉趙盾也曷爲稱人亟戰也於是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而秦晉亟戰秦晉亟戰而楚君將稱君矣是故戰必言及而不言及曰晉人秦人戰于河曲略之辭也穀梁傳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穀梁傳曰稱帥師言有難也孫明復曰畏莒故也

張洽氏曰莒魯之爭始於此胡邦衡曰春秋城築二十九言帥師者三非惟勞民以城又毒衆以爭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音渠除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穀梁傳曰大室屋壞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

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高抑崇曰世室者人君之所常有事者也公每月朝之有司以時黝堊之豈有將壞而不知者則其不知省也久矣

冬公如晉

衛侯會公于沓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

鄭伯會公于棐二晉厘戍鄭地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凡公如而至不月此至以四時首月故書之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陳氏傳曰向也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夏之志也晉侯救江無功救鄭無功與秦亟戰而楚浸彊交聘乎中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遂不競於是公朝晉衛侯來會公還自晉鄭伯來會諸夏之懼甚矣汲汲於晉而爲此盟如之何勿序也以諸夏之汲汲於晉也而徒以趙盾主是盟書曰同

盟自幽以來未之有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穀梁傳曰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于北斗有環域也孫明復曰孛彗之屬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菑側其反

穀梁傳曰其曰人微之也何爲微之長轂五伯乘過宋鄭滕薛曁入于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其城下然後知之何知之晚也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陳氏傅曰此趙盾也曷爲稱人以晉爲不競也楚方交聘于上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區區納亡公子於邾又以少陵長見辭於邾人自敗于令狐盟于扈救鄭戰河曲趙盾皆不書由是訖靈公之篇兵車之會自參以上皆人之趙盾爲之

十七年伐宋 宣二年侵鄭

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穀梁傳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卒于外則公未嘗臨其喪其曰何敖已絕卿位惠叔毀請于朝感于赦父恩實過隆故書其日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正君臣之名以定篡弒之罪也記曰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是故未踰年不曰君緣孝子之心而爲之號也弒未踰年君稱君緣臣民之義以正其名也嗣子繼世以爲先君主後社稷宗廟之所繫而存也其曰不成君者豈臣子之所得言哉其不日則以未踰年也孫明復曰弒未踰年君稱君嫌與成君異也

宋子哀來奔

奔大夫恒名之此其不名何以別於有罪而見出於其君者也

冬單伯如齊　單音善

左氏傳曰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

冬單伯如齊請于叔姬

齊人執單伯

陳氏傅曰春秋書周大夫如吾大夫然內之也伯者作天下不知有王久矣於是魯之請昭姬晉之命隨會猶假寵於王室而文宣之際王卿士數有事于四方救江之役黑壤之盟王叔桓公在焉蓋汲於晉葬僖公錫文公命賵含成風王季子來聘尤汲於魯也而齊人執單伯以天子之使而見執於齊商人諸侯莫爲之變焉則王室益不競矣以

天子之使而見執春秋所甚懼也

齊人執子叔姬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來盟未有稱官者此華耦也曷爲以官稱不稱官則無以見其伐公子卬也其不稱使且不名何非君命也向也書齊高子來盟猶曰我無君也使非我無若也而不稱使且不名則非其君命也非其君命而來盟於我必有異志於其君者矣宋昭公立不勝羣公子之偪又不寧於其大夫以及君祖母公子鮑禮於國人饋飴其老者而賑其飢日游於六卿之門而交其材士國人謂君無道謂鮑爲賢因襄夫人以殺其大夫公子之忠於君者而盡以鮑之黨爲卿是故華耦爲司馬華元爲右師華元司寇華禦事之子也而爲右師蓋鮑與夫人所進以成其事者也於是使華孫來盟於魯明年宋人弒其君晉衛陳鄭伐宋討弒君者而魯不與則昭公之弒皆華氏之族爲之也書曰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宋司馬華孫來盟宋人弒其君杵臼則獄有所歸矣亂臣賊子無所遯其情矣故來盟恒不月據來盟九四皆不月於是特書

月以異之

夏曹伯來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大夫喪還不致（據仲遂公孫嬰齊）此奔大夫也則何以志有君命也歸則何以不言來無專使也齊人爲孟氏謀歸則何以不言來無專使也歸公孫敖之喪而不致公孫敖之罪也公孫敖奔莒而娶焉公孫敖取而殯之則無專使可知矣飾棺實諸堂阜惠叔取而殯之則無專使可知矣其曰齊人歸之何見其所以歸也策書之大體存而世卿之失見矣呂居仁曰教雖廢命奔莒而其子猶繼立於朝則大夫之汰甚矣以其子之汰請其父之喪雖欲勿許得乎於是以見大夫之專也

六月辛丑朝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陳氏傅曰吾大夫不致必見報而後致春秋書周大夫如吾大夫然故至單伯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入不言伐而言伐晉有辭也踐土翟泉之役蔡無不在焉厥貉之次會楚者三國而經獨書蔡於是新城之盟不致則蔡之罪宜討其日謹之也外入國雖君將不日苟伯者有討於諸侯雖大夫將日晉雖不競而諸侯叛夏盟者終不（據此及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入陳皆日）

可以無討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新城嘗序諸侯矣於是蔡始服而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以謀伐齊則曷爲不序晉終不足與有爲也齊商人弒其君執天子之使三綱絕矣又將間晉以絀魯而晉不能討由是并失齊魯雖得蔡無能爲也故終靈公之篇凡合諸侯皆不序而頃王崩葬復不書自有伯以來中國之勢又一變也春秋予晉以伯者以其能率諸侯尊王室也以齊商人弒其君執天子之使而諸侯不爲之變中國無伯則王室愈卑雖弔葬猶不

弔葬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其曰齊人來歸何既有其本必録其末以叔姬嘗見止故著其見釋也其月何非罪出也據宣十六鄭伯姬不月然則子叔姬始歸于齊何以不書以其卒見絶於齊故略之略之所以異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陳氏傅曰一役而再有事不悉書也苟悉書也則以遂言之兵事言遂必天下之大故也此其言遂何齊始敗夏盟也晉文公卒襄公能合諸侯靈雖不競而新城之盟諸夏汲汲焉固結之則猶有屬

也而齊獨爲亂階執天子之使加兵於魯於是伐曹晉遂不競而諸侯貳故悉書之也左氏傳曰謂諸侯不能也是故入郛皆不書於齊特書之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及齊平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四不視朔者自二月至五月此不視其朔政也諸侯非有疾無不視朔者有疾而不視朔無以議爲也計十二公豈無以疾不視朔者經皆不書此何以書以公之絀於齊也陽穀之會公稱疾不行齊侯不與季孫盟曰請侯君閒故公比不視朔以實其言得請而後復初則公非有疾也絀於齊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二音西妻齊地

特相盟雖大夫稱及內爲志也春秋書大夫盟諸侯皆惡其伉吾君及外大夫盟則不言公而日不言公以示義則日以見實也吾大夫及諸侯盟則稱君而不月不月以示義則稱君以見實也吾大夫君也此齊侯也而與夷狄之要盟故異之也哀二年及鄭子盟于祝不然則夷狄之君同日惡其瀆貨以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臺而曰毀壞而除之也穀梁傳曰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爲多失道也自古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孫明復曰惡勞民也築之勞毀之勞既築之而又毀之可謂勞矣劉侍讀曰以爲祥而毀之非明民之道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夷狄滅國恒不月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弒君者曷或稱名氏或稱國或稱人或稱闔或稱卒以賊赴者稱名氏微者稱人闔曰闔盜曰盜不以賊赴者稱國以卒赴曰卒以賊赴者獄有所歸也弒君天下之大惡也而獄有所歸是國猶有臣子也不以賊赴有獄無所歸也弒君天下之大惡也而獄無所歸則有受其惡者矣吾魯史也他國之獄何知焉從而書之辟不敏也春秋爲亂臣賊子而作於是宋人殺其大夫而弒其君魯與聞乎故者也而以微者書則亂臣賊子何懼焉故正之曰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宋子哀來奔宋司馬華孫來盟宋人弒其君杵臼則獄有所歸矣稱人非微者矣其不日據十八年齊人弒其君日所以別其非微者矣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大夫稱人失討賊之義也左氏傳曰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鄉不書失其所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晉侯遂會諸侯于扈以定其位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書曰諸侯無伯之辭也

秋公至自穀

公會諸侯不致據信以前公與諸侯盟會皆不書至此何以致始會晉而事齊也盟于穀而後會知有齊而已不致以爲恒則致之以見義也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穀梁傳曰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罃音鶯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使舉上客而不稱介此其列數之何以二事行也

惡與視皆齊出也仲遂將殺惡與視而立宣公恐
齊人不從故托二事偕叔孫以請于齊也季孫行
父曰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故告立于齊請會于
齊皆季孫專之葉少蘊曰自僖以來三桓子孫浸
強遂視三家爲最親如齊如晉如楚伐杞伐邾皆
遂爲之魯之政盡在遂矣文公立而遂益專叔孫
季孫雖進而未能與之抗也於是得臣行父皆與
聞乎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冬十月子卒

既葬未踰年曰子弑而曰卒諱之也孫明復曰未
踰年故不日以別之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子弑故母出左氏傳曰大歸也家鉉翁氏曰齊人
弑舍而歸叔姬于魯魯人弑赤而歸出姜于齊弑
君出母內外一轍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莫能討也

季孫行父如齊

許翰氏曰前乎子卒如齊齊與聞乎故也後乎子卒如齊齊與聞乎故也

葬弑其君庶其

弑其君者太子僕也曷爲不書僕弑僕見黜而因國以弑其君以其竊寶玉來奔故不以賊赴也其不日以別於富國大臣之弑君而稱國者也據晉弑其君州蒲書

春秋集傳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